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野客叢書卷十三

宋　王楙　撰

解經惡穿鑿

韓退之謂論語子在回何敢死死本先字僕觀北史李虎拜迎魏帝帝曰朕以卿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乃知死字劉原父謂尚書愿而恭恭疑泰字蓋愿而加恭則愈拘而不和矣豈濟其不及哉僕觀南史顧

愿字子恭虞愿字士恭則知恭字盖古也郭次象謂孟子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少嘗讀如多少之少謂人既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艾艾言息也如耆艾之艾此說亦佳然觀離騷竦長劍兮擁幼艾戰國策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注引孟子慕少艾之語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又知以少艾為幼美自古已然矣後世僻經有極佳處然觀史傳所引又往往不然似此甚多不可殫舉僕嘗從

老先生授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以謂孔子每事謙遜不應自謂人不如我好學只移焉字下一點於焉字上以焉字作煙字讀文意夐別然觀北史引此語則曰如丘者焉因知後學之解聖經正不必用意過當為穿鑿之說無悖於聖人經旨斯可矣

晉王氏數派

晉王氏最盛然數派非一族也僕不暇盡數姑擇其顯

然者疏之渾濟坦之濛脩之屬皆太原之裔後漢隱士霸之後也祥覽敦導義猷之流皆瑯琊之裔前漢御史大夫吉之後也渾戎衍澄亦瑯琊裔祥覽别派也肅恂虔愷蘭陵人後漢良之後也儀陽城人魏脩之後也濬槩矩暢弘農人晉王氏無慮十餘派惟瑯琊之派最盛王導之孫珣珉謐穆十三子仕宋大顯而慶流蕃衍至隋及唐有琳者仕則天時有璵有摶者亦相繼為時顯人皆導之適派也見於史傳者班

班可考善乎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序曰太子晉之後有錯為魏將翦為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駿自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其旁支也則渾戎衍經此說正得其源流僕衰緒出自太原自晉避地徙於閩中按家譜十世祖諱琛仕唐為水部郎中見閩川名士傳七世祖諱仁僨閩王審知辟為大理評事不就避於刹頭鄉里服其節義至今稱刹頭王家焉

二書一意

韓退之上于襄陽書曰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與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

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髙才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聞於人側聞閤下抱不世出之才云云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曰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皇皇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饑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鑠光保大不絶勲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

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也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盖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跡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混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

之分以虛華而今之士望人之分以豪末上下相鼓波流相翻是以役役栖栖獨鬱鬱而無語竊以閤下以周召之才云云二書皆用此意

陳遵投轄

大抵觀史當逆其意不可泥其文如陳遵傳云遵每大飲酒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如傳所云則遵閉門投轄率以為常何其不近人情如此每閉門不放客出可也何至每以其轄

投井中耶蓋投轄事一時偶然耳非謂其常如是也遵閒嘗因醉中留客不住遂取客車轄投於井中史家紀此一事以見遵平時好留客如此後人不考其意遂謂常取人車轄投井中如李方叔詩可笑陳孟公好客常投轄何不曉事如此

阿買

晉宋人多稱阿如云阿戎阿連之類或者謂此語起於曹操稱阿瞞僕謂不然觀漢武帝呼陳后為阿嬌知

此語尚矣設謂此婦人之稱則間以男子者如漢殽阬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知阿買之語有自

士君子立論之難

甚哉士君子立論之難也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僕謂漢取天下雖不無詐力何嘗不以仁義漢守天下雖不無仁

義何嘗不以詐力宣帝嘗曰我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此語甚當似不若曰雜秦周之所以取者取之雜秦周之所以守者守之者漢也温公曰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僕謂聖人道化之妙應變無方者也豈可以才德論耶才德兼全固雖天然資禀甚高者能之然在聖人似不當以是論何者要有所局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

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斯可謂善論聖人矣僕晚進寡陋不足以窺前輩藩籬之萬一鄙見如此未知是否

美事不兩全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為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鍛煉丹竈未成除書已到世事相妨

每每如此盖造化之工不容兼取既欲為官又欲為仙安有是理耶

夷亭之讖

僕自㓜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謂已亥庚子連歲大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謂夷亭末地是時黄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籍籍言潮水至夷亭末以為信也甲辰歲衛涇又魁天下蘇之為州自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而連舉預焉

甚為鄉中偉觀僕嘗作啓賀衛魁一聯有曰謂夷亭兩見潮水君其應吉讖而登大魁而姑蘇連出異人我欲作雅歌而紀盛事蓋實録也

書詞輕重

無垢先生為郎曹曰唯室先生通書則曰子韶郎中老兄及入西清書詞之禮頓加稱官而不稱字門人疑之或以問唯室曰今為天子從臣不比向來當還其禮豈以故舊之私廢之時人以為識體僕伯祖公達

與許右丞少伊有筆研之舊洎許入政府伯祖猶爲士人書問往來不廢俱以字稱或謂伯祖許公隆貴毋稱其字伯祖曰不然故舊之義安可以窮達異之哉然伯祖字之而許亦不以爲嫌人嘉伯祖之不屈服許公之有量

新莽威斗

避暑録載韓玉汝家有王莽銅枓狀如勺以今尺度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曰大官乘輿十湅銅枓重三

斤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閎掾臣岑掌旁丞臣弘令臣栩第二十六枓食器其文如此又觀隸釋載新莽候鉦銘候鉦重五十來斤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古工二晦造嗇夫放守史凡掾太守左丞守令嘉掌共上大夫闕二字省其文意亦如此二銘甚相類僕考新莽傳建國八年改天鳳天鳳六年改地皇莽自以土行故以戊子代甲子為六旬之首冠用戊子為元日是以每年有上戊之

文又按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畢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其用如此後劾孔仁亦曰右杖威節左負威斗玉汝家所藏銅斗正此物也觀制度亦相似第尺寸差殊耳前後所製固自不同又觀南史有人開玄武湖於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莽三公亡者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公居江左

者惟甄邯必邯之墓俄啓冢又得一斗復有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人皆服其博識又知當時威斗有以賜大臣者如此侯鉦無所考據然不覩侯鉦銘無以驗銅料為真新始物也侯鉦銘云重五十來斤來字上加一點是泰字古人七字有如此借用者因知北齊文宣以七為泰而誅弟上黨王渙其指亦有自

漢人居喪

漢人居喪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終三年之制者其制自

文帝始文帝遺詔令臣子勿久喪已葬則除自後因而弗改習以成俗故翟方進為相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然當時亦知終三年喪為盡禮如原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閒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為宗室儀表薛宣後母死其弟脩去官持三年喪而宣不然遂以不孝免又漢碑中有居喪二交非五五者則以為美談如李翊費鳳之徒以為至孝銘為考憂釋

紼公義卓休其見推往往如此則知當時丁父母憂持三年喪者鮮矣不特不能持三年喪且居憂而遷除者有之如魯峻居母憂自乞拜議郎是也漢人居喪大率可見奪情廢禮往往行之而安其薄甚矣然又有過於厚者如高陽令楊著遭從兄憂而去官度尚遭從父憂而解秩又有為其師服斬喪三年而不釋者禮之過不及如此

漢人下語

鄒陽曰高皇帝收敝民之倦谷永曰陛下當盛壯之隆太史公年表楊惲皆曰當盛漢之隆班固曰高帝行寛仁之厚杜延年曰晉獻被納謗之讒申生蒙無罪之辜枚乘曰馬方駭鼓而驚東方朔曰賜清燕之閒漢人文章有如此下語者似覺意疊要不害於理近時有直學士院制誥中用龍光之寵之語而上不喜以謂意重惜當時無以此言奏之者有言上語者躊躇久之謂寵字難改僕謂求便於時作龍光之渥為

穩帖也僕又考之龍光二字六經中別無出處惟詩有之據詩為龍乃寵字借寵為龍耳然漢人碑刻以龍光對言鶴鳴是又以為龍鳳之龍矣

弟姪獻言

兄弟之子猶子也古人視姪以父道曰叔父曰大人而事叔亦以子禮叔姪之分與父子同是以後世贈言不敢施於叔父者正懼其僭也僕謂古人叔姪之分雖有間而事有可告則不可得而隱古人叔姪之間

自有相與之至情初不以尊卑為間者僕覩爰盎為吳相臨行辭其兄子種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君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亡何説王毋反而已如此則幸得脱覩此數語斷斷乎治吳之藥石也種為此言不以為嫌盎受其説不以為罪盎用種計迄善於吳此正姪規叔之一例也唐人如沈亞之歐陽詹權德輿之徒皆有送叔序豈非祖此意乎芮城府君為御史將行

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此又弟獻言之一例也如柳子厚等亦有送凡序

游士持書干謁

今游士持朝士書走江淮謁州郡往往視書之輕重而次第之此風其來尚矣僕覩沈亞之集有與路鄜州一書其間言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視書為之輕重書多者館善宇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為狂即與偶然之輩徼

幸之徒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飯惡味且是謁閣下者不獨盡窮餓求粟帛者亦有抱其才智求箴否於閣下合一貫以禮而以書不書為輕重竊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門者皆爭齎書為贄受閣下之惠而皆曰某官之書而禮我何有愧於閣下不惟不愧且將憤惋閣下勞費以無益覿亞之所言可以見當時游謁之士

王勃等語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為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曰金飈將玉露俱清柳黛與荷緗漸歇曰緇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當時文人皆為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歐公集古録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集如劉孝標王仲寶

陸士衡任彦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煙共色曰新交與舊識俱帷林壑共煙霞對賞

二史下即字

班馬二史下即字曰所治即上意所欲皐子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子監吏輕平者即豪必舞文巧詆

即下户羸弱雖文致法往往釋之曰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不及之即危行曰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曰今單于即能前天子自將兵討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曰言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曰温舒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視之如奴曰今能入關破秦甚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曰即有緩急真可將兵曰即無事當窮究曰漢即來我即發曰即上云云大王即有周召之名似此言甚多即之為言就也

亦當時史文之語助耳

大人

今人呼丈人為泰山或者謂泰山有丈人峯故云據雜俎載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為封禪使及巳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以壻鄭鎰官九品因說遷五品玄宗怪而問之鎰不能對黄番綽對曰泰山之力也與前說不同後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英注謂丈人字俗以為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其言雖如此而不考所自

僕觀三國志裴松之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句下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按裴松之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為丈人已見此時

晉官品占田

晉平吳之後制官品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

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國朝近制官品限田多寡之

格其與晉同而較之舊制已減半矣

野客叢書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野客叢書卷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蔣繼熊

野客叢書卷十四

宋 王楙 撰

王珪母妻識見

新唐書載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砅詩曰我之曾老姑

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隋朝大業末
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
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
吁嗟為之久自陳剪髻鬟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
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
虯鬚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
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
真氣驚户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

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
盛事傳不朽杜詩所載如是之詳觀詩言房杜來沽
酒留飲之意似與傳文同然此是珪妻杜氏非闕母
李氏事前輩往往疑之終莫能辨或以為傳誤僕謂
觀者正不必深泥要當兼考於理為得傳言母李而
詩言妻杜有以知婦姑皆賢其高識遠見甚非常人
所能及者母見房杜則謂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妻
見太宗則謂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其事甚異詩

傳互相發明皆可為據也趙次公曰虯髯十八九謂太宗又曰有虯髯公傳僕謂引虯髯公傳誤矣此非太宗乃李靖所遇之人張三郎者所謂虯髯公者亦偉人見隋室不靖亦欲規圖基業太宗既出見其英武為不可及於是過海自立為扶餘國王其事甚明見太平廣記此事甚與陳希夷返華陰山意同

賈島事衆說不同

新唐書載賈島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

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為文

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值公卿貴人皆不之

覺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

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唐遺史載賈島初赴

舉在京一日在驢上得句云云引手作推敲之勢時

韓退之為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

右擁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竝轡歸為布

衣交後累舉不第乃為僧號無本居法乾寺一日宣

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
詩卷覽之島攘臂奪之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既去
島知亟謝罪乃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普州司倉卒故
程錡以詩悼之有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之句摭
言又載賈島太和中嘗跨驢張盖横截天街時秋風
正厲黄葉可埽島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一聯不可得
不知身之所從因衝京兆尹劉栖楚節被繫一夕釋
之又嘗遇武宗於定水精舍島尤肆慢武宗訝之初

曰令與一官授長江簿至晉州司倉卒三者所載異同如此新書謂先為浮屠後舉進士遺史謂後因不第乃為僧得僧敲月下門之句衝京尹韓退之節摭言謂聯落葉滿長安之句衝京尹劉栖楚節新書謂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遺史謂奪詩卷忤宣宗除長江簿摭言又謂肆慢武宗云云其紛紛之論不同如是不可曉僕觀集中載大中八年賜島為長江簿墨制九十四字若是則島出仕於宣宗之時似合遺

史之説矣考蘇絳所撰墓誌則曰罹飛謗責授長江簿三年秩滿遷晉州司倉會昌癸亥歲終於郡官舍殁未浹旬又轉當州司戸於我何有此正與傳文所載同要當以此為正島死於武宗之世不應至宣宗之時方仕墨制疑後人所擬以附會遺史之説不然則太和誤為大中亦未可知

文帝輕信

文帝雖天資仁厚然失於輕信賞罰之命往往出於一

時而不加細審所以當時之人卒能救止不至罷於有過之地季布為河東守人或言其賢則召以為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則罷歸故郡賈誼通諸家之書廷尉言其能則召以為博士絳灌言其擅權則棄之長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則下廷尉太后言其不反則赦出之太倉令或者言其過遝下腐刑緹縈言妾父廉平則恕之孟舒魏尚守雲中皆有能稱稍有所聞則下吏削爵一聞田叔馮唐之言遂

復其故職至於以口鈍而責上林尉以辯給而遷嗇夫以犯蹕而欲致其死以盜環而欲致之族是皆出於一時之喜怒而賴張廷尉之救止也文帝輕於賞刑往往如此正是其輕信之過向非有以救之能無損於文帝之仁乎

漢人多引逸經

漢人多引逸經之詞漢武元朔詔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元帝詔曰詩云四牡翼翼吕征不服楊終曰詩云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張衡曰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注
逸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引逸詩者如此鼂錯
贊書曰毋為權首將受其咎王商傳周書曰以左道
事君者誅師古注逸書之詞蕭何傳周書曰天予不
取反受其咎律歷志書曰先其算命蕭望之傳書曰
戎狄荒服陳湯傳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主父
偃傳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注此周
書者本尚書之餘引逸書者如此

取亭館名

東坡見人讀晉書問其間得幾亭名范石湖亦嘗與立之伯父言凡亭館名須於前代文籍中取本朝文籍要未為古似不宜取僕謂借如本朝歐公荆公蘇黄諸公以其名重就其詩句取之猶未為過近時稍有詩聲遂採以為扁牓甚無謂也大抵名不可過實與其浮誇不若少貶以温公學術而園曰獨樂堂曰讀書初未嘗誇耀今人率求美名以飾其處不顧巳之

所安如懸車扁曰見一是也時人好誇不止一端如名寵婢如書桃符皆然桃符書惟天佑于一德八荒開壽域此等語不知常人何以當之僕叔祖嘗以桃符丐唯室先生書先生書曰但願兒孫勤筆墨不妨老子自婆娑此語甚得體

金條脫事

南部新書載大中間上賦詩有金步揺未能對令温飛卿續之飛卿以玉條脫應之宣宗令以甲科處之為

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嘗問其事於飛卿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兾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後飛卿詩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北夢瑣言謂南華真經無玉條脫事不知當時何所據也僕謂真誥玉條脫事正在第一篇中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豈南華第二篇耶然考飛卿集有題李羽故里一詩尾句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華陽第一篇無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得非別詩乎此事數處所載率有異

同盧氏新記又曰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輕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安妃有金條脫是臂飾也北夢瑣言又謂宣宗嘗以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温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賞焉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告於人由是疏之温亦有言中書堂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宗微行遇於逆旅温不識帝詰之曰公非長史乎曰非也謫為方城尉流落

至死摭言又謂庭筠與執政有惡奏其攪擾場屋黜為方城尉說者不一如此

杜荀鶴羅隱詩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為多杜荀鶴詩如曰秪恐為僧僧不了為僧得了盡輸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閑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打睡人曰逢人不

誚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恩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

古文尚書

遯齋閒覽曰春秋襄公五年楚殺令尹子辛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因舉虞書成允成功為證又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傳引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此皆大禹謨之文杜預注曰逸書也是未嘗讀古文尚書耳僕謂當是之時古文尚書未出而預之所引非今之本是以不同如國語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韋昭注皆曰

今書無此文其散亡乎又引闕石和鈞王府則有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民可近不可下如此等語甚多韋昭皆注以為逸書按今尚書數處本文具存初未嘗散失也非特國語為然又如禮記引君陳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泰誓予克受惟朕文考無罪鄭氏注亦以為無此文不知此文元在杜預之見正與韋昭鄭玄同皆以本文為逸詞非不讀古文尚書盖古文尚書未行於時故爾且預所見不獨是也

如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慎始敬終終以不困臯陶邁種徳念茲在茲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如此等語預皆注為逸書又如穆叔舉泰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預注謂今尚書無此文諸儒疑之按諸語具存今尚書中聖有謨訓作聖有謨勲注謂聖哲有謀功者此一字與今不同

金叵羅

漫録曰東坡詩歸来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案

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盖酒器也韓子蒼詩亦曰勸我春風金叵羅僕謂金叵羅入詩中用已見李太白矣不但蘇韓二公也雖知金叵羅為酒器然觀祖珽盜金叵羅置髻上髻上豈可以置酒器乎黄朝英亦有是疑

奚斯頌魯

顔師古作正俗引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不當云奚斯頌僖此說

是矣不知其失不自延壽始自班固始也觀兩都賦序曰臯陶歌虞奚斯頌魯知此語舊矣案魯頌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閟宫卒章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萇注曰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箋曰奚斯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知史克作頌奚斯作廟矣班固乃以魯頌為奚斯所作豈非誤耶賈氏羣經音辨謂班氏將見前世傳詩學者或有異說與僕觀李善文選注曰

韓詩魯頌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乃知此語有自宋鮑照河清頌亦曰藻被歌頌則奚斯之徒

衆口鑠金

屈原九章曰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補引鄒陽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語在後豈應引證不知在楚人之前嘗有此語矣觀鄧析子曰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鄧析春秋魯定公時人鄧謂古人有

言則此語又見於鄧之先矣補引漢人語是未見鄧析子書耳且在鄒陽之前張儀亦嘗有此語其後李善注文選鄒陽語引國語伶州鳩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要未為廣論衡曰衆口鑠金者在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

櫻桃無香

漁隱曰退之櫻桃詩曰香隨翠籠擎初重色映銀盤瀉未停櫻桃無香退之言香亦是語病僕謂凡麗於土

而被雨露之發育者皆有香香者氣也謂草無香則曰風吹花草香謂竹無香則曰風吹細細香豈可謂櫻桃無香哉漁隱不叅物理但謂芬馥者為香而不知物之觸於鼻觀者非香而何

天開圖畫記

胡應期作真州天開圖畫樓記曰公試為我矯首而望江都宅其東牙檣錦纜還有隋煬帝之遺蹟可鑒乎瓜步控其西金戈鐵馬還有魏太武退師之故道可

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刀斫案之怒今尚可激乎北則臨淮南霽雲抽矢射浮屠之恨今尚可償乎此意出於汪彦章京口月觀記米南宫壯觀亭記月觀記曰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遯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節而誓也壯觀亭記曰嘗試與客指天末之疊巘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吴蜀之所爭也此六朝

之所都也此曹孟徳劉𤣥徳之所推敗奔北而陸遜周瑜之所得志而長驅也此梁武之所不能有而侯景之所陸梁而睢盱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之荒墟也漁隠謂東坡超然臺記其略云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隠見若近若逺庶幾有隠君子乎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遯也西望穆陵隠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本

祖習鼇齒書意其後月觀記等從而效之習書曰吾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

端午

容齋隨筆曰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歷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

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僕觀續世說齊映為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為銀缾高八尺以獻是亦有端午之說

承准字

今吏文用承准字合書準說者謂因寇公當國人避其諱遂去十字只書准僕考魏晉石本吏文多書此承准字又觀秦漢間書與夫隸刻平準多作准知此體古矣干禄書廣韻注謂准俗準字既古有是體不可

謂俗書要皆通用石林燕語言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為相以其父名準改為平貨務僕謂平準字自古以來更革不一觀宋書平準令避順帝諱改曰染署其他言準字處所避可知

徐悱詩

西清詩話徐悱作詩有唐人風氣有詩曰劒去池空一水寒遊人到此凭闌干年來是事消磨盡只有青山好静看僕記得一雜說謂一婦人能詩舉其一絶末

聯云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語工於徐

野客叢書卷十四

野客叢書卷十五

宋　王楙　撰

富公奉使語

漫録曰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𡚁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予按唐鄭元璹謂頡利曰漢

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皆入將士在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乃知鄭公之言出於元璹僕謂東坡固嘗言之矣鄭公此言正祖嚴安論犾西南夷之議漫録末之聞耶自嚴安為是説後三國志陸抗亦嘗用此意諫吴主矣時師旅仍動百姓疲敝抗疏曰諸將犾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我已大病矣

今爭帝王之資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元璹又祖其意晉顧雍所言亦是此意非特抗也

逍遥谿愚谿

王建逍遥谿亭詩曰逍遥公在此徘徊帝改谿名起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選暫歸來稀踈野竹人移折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賣供官税不如灰劉禹錫傷愚谿詩序曰柳子厚歿三年有僧

來告曰愚谿無復曩時矣悲不自勝遂為七言以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牓殘陽寂寞出樵車僕觀二詩深有感焉當逍遥公隆盛之日太官載酒奉常抱樂鑾輿躍禕增賁泉谷見誇於諸公者不一韋公去此才數世耳向者逍遥之地至於賣供官稅不如灰當子厚無恙之日所游愚谿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陽寂寞出樵車是何墮廢一至於此觀此二事重使人

惻然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持雖欲委曲為計有不可得李衛公平泉山居戒子孫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諄戒非不切至然平泉怪石名品幾為洛陽大族有力者取去嗚呼兹豈告戒所及哉

握髪等事

今言吐哺握髪必歸之周公如李瀚蒙求所載是也不知先此大禹蓋嘗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髪矣事

見淮南子今言持竿誦經不知雨之流麥必稱高鳳不知先此朱買臣蓋嘗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漂粟矣事見鄒子前漢書載韓信微時從漂母乞食不知先此伍子胥微時蓋嘗從擊綿女子乞食矣事見吳越春秋此三事皆在前世罕傳焉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孟子題辭曰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名軻字則未聞也前漢志顏師古注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

志無字只曰孟子未詳其所得僕謂孟子之字見於
孔叢子夫豈未之見耶因知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何可勝數往往見於傳注碑刻雜說姑表一二出之
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許由字仲武竝
見莊子釋文伯夷姓墨名智字公達叔齊名允字公
信夷齊乃謚也見論語注皐陶字庭堅見左傳孔安
國字子國見孔叢子漢高祖父太公名煓字執嘉見
皇甫謐帝王世紀高祖兄仲名喜曹參字敬伯漢申

公名培見史記逢蒙之弟名鴻超揚朱之弟名布見列子鄭子真名樸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項伯名纏字伯見漢書注揚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陳仲子字子終見高士傳商山四皓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見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見崔氏譜箕子名餘胥見司馬彪注易牙名垂字易牙見孔穎達左氏疏伏生名勝字子賤叔敖名饒字叔敖並見碑彭祖姓籛名鏗見姓苑籛音剪見論語竊比老彭疏胡

如村乃作牋字用千姓編亦然非也

行狀不宣等語

漫録謂文選楊脩答臨淄侯牋末曰造次不能宣備書尾用不宣語起此僕觀漢髙祖初定天下諸侯王上疏云云末云大王功德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此正不宣語之所從出也又謂自唐以來為墓志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行狀如梁江淹之作是也僕觀吳志周條等甄别行狀上疏云云此行狀之名

所由始也

設法

今用女倡賣酒名曰設法或者謂漢晉未聞僕謂此即卓文君當壚之意晉人阮氏醉卧酒壚婦人側司馬道子於園内為酒壚列肆使姬人酤鬻酒肴是矣

賤庶出之子

自古賤庶出之子王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孝武曰崔道固如此豈可以偏庶侮之顔氏家訓曰江左不諱

庶孽河北鄙於側出江左喪室之後多以妾媵主家事河北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至唐而此風猶存觀褚遂良請千牛不論嫡庶表曰永嘉以來王塗不競在於河北風俗乖亂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遠獨孤后禁庶子不得近侍聖朝深革前弊人以才進不論嫡庶於今二紀今日薦千牛含人仍此為制禮所未安觀此可以見漢晉以來重嫡而輕庶矣竊又考之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至

毋卹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對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於是以毋卹為世子知此意自古而然

泰夫人

漢碑有書太夫人為泰夫人或者以為異僕謂漢人多書太為泰如前漢書泰平泰一泰甚之類是也范曄避家諱故後漢書皆書泰為太如郭泰鄭泰為郭太鄭太是也漢碑所以書泰夫人近有好用古字者書

是非為氏飛而或者笑之僕謂此固好奇不可謂無所本古人書字率多借用葢嘗考之漢書以頒示字書視看字如視其節儉是也荀子以視看字書是否字如是其庭可搏兎是也漢志以是否字書氏族字如至玄孫氏為莊王是也書非字為飛者如漢碑所謂飛陶唐其若是乎此氏飛字之所據也

蝖蛉

今呼非所生之子為螟蛉觀南史宋明帝負螟之慶言

廢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叟養子字螟蛉又覩董仲舒斷甲無子養非所生引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之義知此說尚矣

禁中起居注

葛洪引漢禁中起居注驗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録云知漢起居注在宫為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起居注皆近侍之人所録不復女職矣今考隋書經籍志自漢獻帝以來至隋開皇間所謂起居注凡有四十四

部隋志謂晉時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葢周時内史所記王命之副也周官内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又謂禁中起居注零落不可復知覩葛洪所引則知尚存於晉至隋始亡

唐時揚州通州

唐時揚州為盛通州為惡當時有揚一益二之語十里珠簾二十四橋風月其氣象可知張祜詩曰十里長

街市井連月明橋上有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曰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是承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其盛如此通州不然白樂天詩曰通州海內恓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元微之詩曰折君災難是通州又曰黃泉便是通州郡其不美如此一謂神仙一謂黃泉相去霄壤矣

千秋一日九遷

文選任彦昇表曰雖千秋一日九遷荀爽十旬遠至李善注曰東觀漢記謂車丞相自高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曰當為月字之誤也僕謂李善注此未為盡善考漢書高寢郎田千秋訟太子冤武帝立拜為大鴻臚師古注立拜者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謂千秋因此一言頃刻之間自高寢郎超遷九次至大鴻臚非謂一日之間九次遷除也謂之一日正不為失

李善誤認此意乃以一月九遷為丞相又按漢書千秋為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漢史謂千秋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蓋以此也則知千秋為相封侯乃在鴻臚數月之後所謂旬月者十月也豈一月九遷為丞相哉善蓋引東觀記之謬耳

蕭何留守

漫録曰留守字案漢外戚傳戚夫人從上之關東呂后

常留守高承事物紀原乃言留守始唐非也僕謂漢高祖出征留蕭何守關中此正留守本意後之所謂留守者正祖此爾呂后婦人豈所當據其後如鼂錯請居守光武以寇恂守河内晉惠帝幸長安荀藩在洛陽留臺承制隋煬帝幸遼東命樊子蓋東都留守似此不一高承事物紀原謂留守起於唐何其太鹵莽耶推而上之則又出於石祁子守之意後覩史記越世家吳王北會諸侯於黄池惟太子留守知此意

又遠矣

歸去來辭語

漫録曰淵明歸去來辭云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康琴賦中語僕謂淵明胸次度越一世其文章率意而成不應規倣前人之語其間意到處不無與古人暗合非有意用其語也儻如漫録所言則風飄飄而吹衣出於曹孟德泉涓涓而始流出於潘安仁此類不一何獨用嵇康之語哉

人生何須

南史張緒謂柳世隆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裴昭明歷郡清勤不事儲畜常謂人曰一身之外復何須乎子孫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二説出於齊勉

衙牙二字

漫録曰孔氏雜説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遺法也

後遂以牙為衙或以舍廨為衙唐韻曰衙府也是亦譌耳紫語林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字本作牙譌為衙大司馬掌武備猛獸以牙為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南史侯景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於此續釋常談又引北史宋世良在郡牙門虛寂為牙門所自僕謂皆未也牙門已見後漢覲鄒義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三國魏文帝置牙門將晉陸機襲父爵為牙門將案後漢汪真人水鏡經凡軍

出立牙必令堅完若折將軍不利是以古兵法擇吉日祭牙後漢滕輔晉袁宏顧愷之宋王誕皆有祭牙文吳胡綜有大牙賦皆謂武備之意而牙衙之說信矣謂譌牙為衙恐未必然疑牙衙二字古者通用不然宋世良牙門虛寂北齊書何以書衙

奏記禮重

兩漢博文謂前書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僕觀隸釋秦漢以來有此奏記僕不暇遠考在前漢

時丙吉奏記霍光李尋奏記翟方進非特鄭朋而已考丙吉在鄭朋之前不可謂自朋始也奏記之體在東漢之時其禮甚重觀孔子廟碑魯相奏記司徒司空府首具年月日魯相某等叩頭死罪敢言云云中又云叩頭死罪謹案某人云末云某皇恐叩頭死罪上司空府凡一記三用叩頭死罪而其間連言叩頭連言死罪宛類表章之體第不稱臣耳有以見當時上下官守甚嚴

致仕官禄

石林謂東漢鄭均致仕章帝賜尚書禄終身時號白衣尚書則知漢致仕無禄也唐制亦然時亦有特給者僕謂漢唐致仕者亦皆有禄據通典謂漢制凡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禄以一與之終其身不可謂漢致仕無禄也又觀唐令諸職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禄又致仕官建中五年敕所請半禄料從敕出日於本貫及寄居處州府支給

雌霓

沈約製郊居賦其間曰駕雌霓之連蜷泛大江之悠永出示王筠筠讀雌霓為雌鶂約喜謂曰霓字惟恐人讀作平聲司馬温公謂非霓字不可讀為平聲也盖約賦協側聲故爾僕考之雌霓二字東方朔七諫中已嘗用之矣張衡七辯亦曰建雌霓以為旗

曾子之書

曩時國學出髙明光大在加意論而一時士子説光大

之意此董仲舒引曾子之語不知曾子之書乃髙明廣大非光大也加之至而已非加之意也此雖據仲舒之所舉要以曾子之書為正仲舒又謂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則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又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拘曰巧言令色雖少行而篤難於仁矣此語與今論語微異又如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所謂良賈深藏若虛所謂與君子游如入芝蘭之室久而

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皆見曾子之書諸書所引盖本於此

臺笠緇撮

毛詩臺笠緇撮傳謂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緇撮緇布冠也鄭箋謂臺夫須也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故謝玄暉詩曰臺笠聚東菑注臺禦日笠禦雨是以為二事盖本毛之說麴信陵詩曰臺笠冒山雨渚田耕荇花以臺笠對渚田是以為一事盖祖鄭之說二詩

皆有據依考孔穎達正義臺可為笠則一也傳分之者笠本禦暑而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則知毛之見如此

不可為已甚

君子之治小人不可為已甚孽之不已其報必酷僕因觀北史神龜之間張仲瑀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清品一時武人攘袂扼腕至無所泄其憤於是羽林武賁幾千人至尚書省詬罵直造仲瑀之第屠滅

其家羣小悉投火中及得尸體不復辨識惟以髻中小釵為驗其受禍如此之毒事勢相激乃至於此為可傷也莊子謂刻核太過則不肖之心應之今人徒知鋭於攻擊逞一時之快而識者固深懼之

酒分聖賢

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有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甜者為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為賢色黒而酸醨者為愚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為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

為中庸以巷醪麥觴醉人者為小人其說雖不同然以酒分聖賢者其意祖魏人廋語所謂清者為聖濁者為賢之說然又考之魏人之說又有所自鄒陽賦曰清者為酒濁者為醨清者聖明濁者頑騃僕嘗評之酒之清者為聖可也若與濁者為賢何哉當為頑愚魏人廋語與夫醉鄉日月其說有疵不若鄒陽之語為善也魏略以白酒為賢

野容叢書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野客叢書卷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黃嵩齡

野客叢書卷十六

宋 王楙 撰

亭長

懶真子曰唐祕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亭長六人世但知鄉村之長謂之亭長不知唐諸司皆有之尚書省唐志曰以亭長啟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僕謂諸司之置亭長自古已然不特唐也如晉時

特進光禄大夫亦有門亭長門下書佐一人

上巳祓除

上巳祓除事說者多端沈約宋志謂舊記有郭虞者有三女於三月三日俱亡故俗忌此日皆於東流水上祈禳祓潔擘虞引續齊諧記則曰徐肇有三女云云非郭虞也蔡邕章句引暮春浴乎沂或者引韓詩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之上祓除不祥束晳引周公卜邑於洛此禮已行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則知上

已祓除其來久矣又觀漢書八月祓於灞上故劉楨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是又用八月十四日因知漢人祓除亦有在秋間者不必春暮自漢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

女子長跪

古詞長跪問故夫前輩引此以證古者女子未始不跪拜僕謂古者女子之跪不特此可驗也如呂后跪謝

周昌蘇秦嫂四拜自跪亦可證也或謂長跪二字如秦王長跪請教桓範謂我寧見三公長跪之類是也僕謂此言男子長跪非女子也觀吳越春秋女子知子胥非常人長跪以餐與之此正女子長跪事

漢唐俸禄

貢禹上書曰臣為諫大夫俸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及為光禄大夫俸錢月萬二千禄賜愈多家日以富蓋寬饒為司隷俸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

事者或者往往疑以謂俸入不及今之簿尉而能儉以足用如此僕謂漢之士風固雖近古漢之錢物固雖艱得不應僅得數千或謂家以日富蓋俸錢之外又有禄米及其他頒賚之屬據史漢百官臘及春有賜漢之諫大夫秩比八百石月得八九十斛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月得百斛司隸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二公俸錢之外每月所得禄米如是又能儉以用度所以為有餘也漢人誠實可喜如此非如後人以

有為無以多為寡務以欺人因而考之漢制三公號為萬石謂一歲共食萬斛然考漢制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以歲計之四千餘斛耳成帝時丞大司馬大司空俸注丞相大司馬俸錢月六萬御史大夫俸錢月四萬延平間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斛真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六十五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其視前漢米減三之二錢減大半當時士夫亦罕以俸薄為言者唐初禄制正一品米

七百石錢九千八百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八千正三品米四百石錢七千大率如此自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大歷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貫刺史無大小皆千貫其視兩漢不啻數倍而兩漢職田無聞唐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以下皆有差唐之俸禄多於兩漢如此當時詞人見於歌詩如元微之在政府悼亡詩曰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通州司馬詩曰月儲三萬養教閒白樂天詩曰典校在祕書一馬兩

僕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孟郊詩曰題人年六十每月請三千見於詩者往往如此僕謂唐人俸禄守佐以上有不待言簿尉下僚未免為薄觀孟郊所謂每月請三千之説可以類推矣然考唐九品月得五十七石使果得此亦足用度而郊以吟詩廢務上官差官以攝其職分其半禄酸寒之狀可想而知觀此語亦可以發一笑也而下寮俸禄所得雖不等要無鮮薄之歎夫國家設禄本以養廉而所得不足以

育妻孥且動遲數年之次責其𢈔隅得乎故漢人增俸多增於下寮如宣帝益吏俸百石以下俸十五光武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矣百石以下加於舊秩盖知此也

致敬宰相母

趙隱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參問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率百官拜恩於庭即回班候夫人起居縉紳以

為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遂踵其禮李宗諤謂唐人之禮如此僕謂此禮自晉宋以來有之如沈約為右僕射封建昌國侯拜其母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敬朝野以為榮晉虞潭亦然

黄鳥嚶嚶

東皋雜録曰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鄭箋云嚶嚶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黄鳥自樂

天作六帖始類鸎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其後多祖述之也洪駒父謂禽經稱鸎鳴嚶嚶要是後人附合僕觀張平子東京賦雎鳩麗黄關關嚶嚶然則以嚶嚶為黄麗用自漢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

螳蜋捕蟬

劉向說苑吳王伐荆有諫者死舍人少孺子懷彈後園露沾其衣如是三旦王曰子來何沾衣如此對曰園有榆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蜋之在後螳

螂之知捕蟬不知黄雀之在後臣執彈丸欲求黄雀不覺沾衣韓詩外傳曰楚王伐晉敢諫者死孫叔敖諫王曰臣園中有榆榆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也一謂吳王伐荆一謂楚王伐晉二說小異

廣陵

西漢揚州治無定所後漢治歷陽後治壽春後又徙曲阿至隋唐方治今之廣陵耳今之廣陵自後漢至晉

皆屬徐州至東晉僑置青兖二州故廣陵以青兖徐為一鎮至宋乃為南兖州齊為東廣州後周為吳州隋唐始為揚州耳然則今廣陵之為揚州亦未甚久也古今地理更革不一而文人議論多失於不契勘往往便謂今之廣陵為古揚州之地如韓臯謂諸葛誕等為揚州都督舉兵討晉事敗故名廣陵散不知廣陵是時未為揚州也今廣陵境上有黄相公冢大觀圖經謂黄霸冢蓋霸嘗為揚州刺史也不知是時

揚州刺史未治廣陵周日用注博物志謂淮南王安得道輕舉令維揚馬跡尚存不知漢之淮南王正非今之維揚似此甚多事有可笑者廣陵之名其來舊矣至隋煬帝悅其地之繁盛置離宮别館而行幸焉當時改言江都而不言廣陵者正避煬帝諱也然煬帝戀江都之盛而不歸竟死於廣陵得非廣陵之名為煬帝先讖乎

旄頭罼網

沈約曰案周禮辨載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罼網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僕觀張華相風賦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準極乃知本周禮保章之意所謂罼網旄頭其説不一備見宋志魏命晉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徐廣注雲罕疑是罼罕詩序曰齊侯田獵罼弋晉武帝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有竒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

壯士之怒髪踊衝冠義取於此摯虞决疑無所是非惟徐爰曰案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罼罕前引畢方昴員因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隋志亦有是說然則薛綜東京賦潘岳藉田賦所謂雲罕者即罼網也齊陳梁書載儀衛處亦曰旄頭雲罕彭推所對見列異傳

香橙

南史宋蔡撙奏王筠為殿中郎武帝推白牒於香橙地

下又梁蕭猷為州頗厲溢容莛內有香橙不置連榻武帝知之以此為愆所謂香橙者疑几凳之類而無據觀通典當時大駕及皇后鹵簿中皆有香蹬內給使四人舁知鹵簿中亦有是物然字則異又觀姚思廉陳書謂撿晉宋成服儀稱靈輿梓宮容侠御及香橙本此橙字

板輿

世率以板輿為奉母親事用如樂天詩朱轓四從板輿

行取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傅祗者是則板輿事不可専為春母也梁韋叡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以珠為名

海録碎事曰越俗以珠為寳生女名珠娘生男名珠兒綠珠之意用此僕謂不然以女名珠者珍愛之意也如彭寵之女名女珠竒章公牛僧孺愛姬名真珠皆

珍愛之謂且彭寵南陽人初非越俗也

相如大人賦

小宋狀元謂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逺游中語僕觀相如美人賦又出於宋玉好色賦自宋玉好色賦相如擬之為美人賦蔡邕又擬之為恊和賦曹植為靜思賦陳琳為止欲賦王粲為閑邪賦應瑒為正情賦張華為永懐賦江淹為麗色賦沈約為麗人賦轉轉規倣以至於今

大節七日假

國家官私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節為七日假所謂前三後四之說僕考之其來尚矣觀通典論冬夏至日寢鼓兵一條瓚曰按漢制有冬至絶事不聽政之條而無夏至也以此推之夏至不應寢鼓事鄭瑶曰尋冬至寢鼓之義雖無正文恐有由耳天徳貴生惡殺冬至少陽初發萌芽之漸欲省方奉順動之象以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鳴鼓夏至少陰肇起殺氣

自興宜有鳴鼓以過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道異宜其不同若以夏至俗人所重則文武官可息一日不宜前三後四等於冬至也鄭瑶之言如此乃知七日之假隋唐已然又觀薛宣傳日至休吏賊曹張扶坐曹治事宣出教曰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注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僕謂據于瓚所引則漢制無夏至休吏之說

撥剌乖剌

杜子美詩跳魚撥剌鳴不曉者讀為撥次案張衡思玄賦曰彎威弧之撥剌注剌力達反太白詩曰雙鰓呀呷鬐鬣張跋剌銀盤欲飛去李以撥為跋而謂撥剌者劃烈震激之聲箭鳴亦然又勢有所不順謂之乖剌乖剌者乖戾也如東方朔謂吾強乖剌而無當杜欽謂陛下無乖剌之心是也今人言作事不順猶有此語剌呼為賴聲之轉也

男子稱寡

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鰥寡老年不復嫁娶之名孝經注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知此爲限者以内則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嫁矣正義謂知稱寡以此爲斷然婦人無稱鰥之文男子亦稱寡左傳曰崔杼生成及彊而寡爾雅曰無夫無婦竝謂之寡則知男子亦稱寡也

騃娸承明

馺娑殿娑字諸處音素可反惟揚雄賦先河反承明廬承明本平聲而張曲江李文饒作側聲用寒山詩八風吹不動而樂天詩汰風吹不動汰音闥羮臛之羮與夫地名不羮本音耕而魯頌楚辭急就章皆讀為郎今俗謂相抵曰挨正書此字而樂天詩坐依桃葉妓日醉依香枕坐依音烏皆反正挨字今言不正者為夭邪夭讀為么而樂天詩曰莫言蘇小小人道最夭邪夭伊邪反非么字東坡梅詩祖此用夭邪語今

人多讀爲么邪而不知爲非也似此甚多又如船人使風曰帆風帆字作去聲呼察唐韻去聲有此一音是以張說之律詩曰夏雲隨北帆同日過江來

隨筆議論

後人議論往往多與前人暗合近時容齋隨筆出入書史考據甚新然觀以前雜說不約而同者十居二三如謂真宗摘孟蜀王餞中語爾俸爾祿數言爲戒石銘此說已見野人閒話謂廣韻杬字注杬木汁可漬

鴨子謂之鹹杬此説已見唐書音訓謂山谷詩月出虎夔藩出於老杜伐木詩序此説已見藝苑雌黄謂詩願言則嚏人説我則嚏此説見觀風編此類甚多如論牡丹玉蘂之屬亦皆前人論過容齋其未知邪前二事亦見續釋常談鹹杬事見玉篇齊民要術

七發容難

隨筆謂枚乘作七發東方朔作容難其後紛然規倣擬七發者有七激七辯七依七廣之作倣容難者有解

嘲達旨賓戲之作了無新意僕謂古人制作動有所祖不止一端如李尤為德陽殿賦其後王延壽效之為靈光殿賦何晏韋誕夏侯玄為景福殿賦宋武帝劉義恭何尚之為消暑殿賦又如揚雄為蜀都賦其後班固傚之為西都賦張衡為南都賦徐幹為齊都賦劉楨為魯都賦劉邵為趙都賦庾闡為揚都賦以至本朝周美成為汴都賦轉轉規倣以至於今曹植潘岳庾闡皆有閒居賦其後沈約賦郊居謝靈運賦

山居以居止為賦自曹植始今人但知潘岳有閒居賦而不知潘岳之先已嘗有此作

古之媵者

說者謂古之媵猶今之從嫁者也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為媵如女英隨娥皇事舜是也僕案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也又考毛詩正義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襲虞執其大夫

幷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毛詩求爾新特由不以禮嫁故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獨自而來故謂之新特

退之毛穎傳

小宋狀元謂退之毛穎傳古人意思未到所以名家洪慶善謂毛穎傳柳子厚以為怪予以為烏有子虛之比容齋隨筆謂毛穎傳人多以為怪子厚獨愛之諸

公往往皆以此文𢧐見退之前此未有其體僕恐不然退之此作疑有所本人自不知耳觀隋志謂古俳諧文三卷袁淑俳諧文十卷續俳諧集十卷袁淑俳諧文如沈約彈芭蕉文亦載其間烏知自古以來無毛穎傳之比者退之淹該今古而又資以城南鄭侯三萬軸之書筆端運用動有源流非如後人𢧐意製作抑又觀蜀志先主嘲張裕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人之稱曰諸毛云云毛穎

傳之作萌芽此意然其間如曰自結繩以及秦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九流百家之書皆所詳悉此意出於蔡邕成公綏筆賦郭璞筆贊異時文嵩作松滋侯傳司空圖作容成侯傳而本朝東坡先生又作羅文等傳其機杼又自退之始也

相承疊用數語

詩人相承疊用數語如于鵠蓬頭十二三則韓退之年至十二三劉禹錫花面丫頭十三四則梁簡文可憐

年幾十三四杜子美往昔十四五則阮籍昔年十四五攡德輿年至十五六則紀少瑜女兒年幾十五六杜子美郎令才年十六七則司馬宣王年幾十六七杜子美蚪鬚十八九則焦仲卿年始十八九或謂十八九字見丙吉傳不知入詩中用自焦仲卿始也史傳間有折計數目之語如七八五十六見馬融三七二十一見蘇秦九九八十一見顏率五七三十五見通典六六三十六見魚經三九二十七七九六十三

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見齊書七九六十三八九

七十二見考異郵又考之三三九九九八十一八九

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四十五四九

三十六三九二十七二九一十八竝見子夏之語似

此甚多又如一年三百六十日見施肩吾詩十年三

千六百日見北齊謠言百年三萬六千日見李白詩

肩吾語又出東漢周澤傳注

野客叢書卷十六